

# 解放日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四三四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廿六日  
本期零售二角 每月六元 半年卅二元 全年六十元 社址：延安解放日報社

## 中央黨校啓事

本校因房屋狹窄，早已決定停收新生，但迄今仍不斷有請求入校，或介紹學生前來者，本校實無法安插。嗣後除有特殊情形，並具備入校資格，經中央辦公廳批准者外，一律不收。特此通知。

中央黨校  
七月二十二日

## 各縣產麥區

### 八一開始徵收公糧

#### 邊府通過本年度徵糧條例

【本報訊】八月一日起，邊疆政府開始徵收公糧。邊府政府已令各縣，遵照邊府政府頒布之「邊疆區徵收公糧條例」，自八月一日起，開始徵收。該條例係根據邊府政府之政策，為徵收公糧之標準。各縣應遵照該條例，分別核定徵收標準，並分別通知各鄉鎮，限期繳納。該條例之徵收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一、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二、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 全年總額決不超過十六萬石

### 經過人民討論請求合理負擔

【本報訊】今年徵收公糧總額，經邊府政府核定，全年總額決不超過十六萬石。該總額係根據邊府政府之政策，為徵收公糧之標準。各縣應遵照該標準，分別核定徵收標準，並分別通知各鄉鎮，限期繳納。該標準之徵收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一、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二、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 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決議

### 晉西北區選開行署特作詳細佈置

【本報訊】晉西北區選開行署特作詳細佈置。該佈置係根據行署之政策，為執行黨的決議之標準。各縣應遵照該標準，分別核定徵收標準，並分別通知各鄉鎮，限期繳納。該標準之徵收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一、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二、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 開關即立 場戰二第

【本報訊】開關即立，場戰二第。該戰係根據邊府政府之政策，為徵收公糧之標準。各縣應遵照該標準，分別核定徵收標準，並分別通知各鄉鎮，限期繳納。該標準之徵收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一、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二、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 布列安斯克 紅軍開始新攻勢

【本報訊】布列安斯克，紅軍開始新攻勢。該攻勢係根據蘇聯政府之政策，為徵收公糧之標準。各縣應遵照該標準，分別核定徵收標準，並分別通知各鄉鎮，限期繳納。該標準之徵收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一、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二、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 綫前城沃 烈猶鬥戰

【本報訊】綫前城沃，烈猶鬥戰。該戰係根據蘇聯政府之政策，為徵收公糧之標準。各縣應遵照該標準，分別核定徵收標準，並分別通知各鄉鎮，限期繳納。該標準之徵收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一、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二、徵收標準：各縣徵收公糧之標準，係根據各縣之產量，分別核定。其徵收標準如下：

### 邊區通訊站總站啓事

本站在延邊區通訊站總站，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通訊站。凡有通訊者，請逕向該站接洽。該站之地址如下：

一、通訊站：延邊區通訊站總站。地址：延邊區通訊站總站。

二、通訊站：延邊區通訊站總站。地址：延邊區通訊站總站。

### 邊區職業學校

本校在延邊區職業學校，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職業學校。凡有職業者，請逕向該校接洽。該校之地址如下：

一、職業學校：延邊區職業學校。地址：延邊區職業學校。

二、職業學校：延邊區職業學校。地址：延邊區職業學校。

### 賣書歸

本校在延邊區賣書歸，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賣書歸。凡有賣書者，請逕向該歸接洽。該歸之地址如下：

一、賣書歸：延邊區賣書歸。地址：延邊區賣書歸。

二、賣書歸：延邊區賣書歸。地址：延邊區賣書歸。

###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秦智權兄。凡有秦智權兄者，請逕向該兄接洽。該兄之地址如下：

一、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二、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秦智權兄。凡有秦智權兄者，請逕向該兄接洽。該兄之地址如下：

一、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二、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秦智權兄。凡有秦智權兄者，請逕向該兄接洽。該兄之地址如下：

一、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二、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秦智權兄。凡有秦智權兄者，請逕向該兄接洽。該兄之地址如下：

一、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二、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秦智權兄。凡有秦智權兄者，請逕向該兄接洽。該兄之地址如下：

一、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二、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秦智權兄。凡有秦智權兄者，請逕向該兄接洽。該兄之地址如下：

一、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二、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

秦智權兄（小名維全），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秦智權兄。凡有秦智權兄者，請逕向該兄接洽。該兄之地址如下：

一、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二、秦智權兄：延邊區秦智權兄。地址：延邊區秦智權兄。



# 黨政軍民合力突擊

## 華池麥收全部完成

### 農民正加緊鋤草種蕎麥

【新華社華池廿日電】華池縣黨政軍民合力突擊，已大部完成，現正加緊鋤草種蕎麥。據悉：華池縣今年麥收，由於黨政軍民合力突擊，進展極速。目前，全縣麥收已大部完成，現正加緊鋤草種蕎麥。據悉：華池縣今年麥收，由於黨政軍民合力突擊，進展極速。目前，全縣麥收已大部完成，現正加緊鋤草種蕎麥。據悉：華池縣今年麥收，由於黨政軍民合力突擊，進展極速。目前，全縣麥收已大部完成，現正加緊鋤草種蕎麥。

# 固臨民衆

## 今年開荒超過一萬畝

【固臨訊】固臨縣政府，為發展農業，增加糧食，特發起開荒運動。據悉：該縣今年開荒，已超過一萬畝。目前，全縣農民正加緊開荒，預計今年糧食將有顯著增加。據悉：該縣今年開荒，已超過一萬畝。目前，全縣農民正加緊開荒，預計今年糧食將有顯著增加。

# 黨的活生

## 發揮邊區農村黨員的作用

【延安訊】延安縣政府，為發揮邊區農村黨員的作用，特舉辦農村黨員訓練班。據悉：該班旨在提高農村黨員的覺悟，使其在農村生產和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目前，該班已開課，學員正積極參加學習。

# 月夜談微糧

莫艾

「今天開荒，還是有一畝地，快得不得了。」  
「開荒，快得不得了。」  
「開荒，快得不得了。」  
「開荒，快得不得了。」  
「開荒，快得不得了。」  
「開荒，快得不得了。」  
「開荒，快得不得了。」  
「開荒，快得不得了。」  
「開荒，快得不得了。」  
「開荒，快得不得了。」

# 甘泉合作社

## 承繳全部公鹽代金

【甘泉訊】甘泉縣合作社，為承繳全部公鹽代金，特發起運動。據悉：該社已承繳全部公鹽代金，並已開始發放。目前，全縣農民正加緊承繳公鹽代金，預計今年將有顯著增加。

# 劉堡一部研究中央宣言

一個戰士的筆記

「我們要研究中央宣言，不但要研究，而且要努力奮鬥，熬過最艱苦的兩年。」  
「我們要研究中央宣言，不但要研究，而且要努力奮鬥，熬過最艱苦的兩年。」  
「我們要研究中央宣言，不但要研究，而且要努力奮鬥，熬過最艱苦的兩年。」  
「我們要研究中央宣言，不但要研究，而且要努力奮鬥，熬過最艱苦的兩年。」  
「我們要研究中央宣言，不但要研究，而且要努力奮鬥，熬過最艱苦的兩年。」  
「我們要研究中央宣言，不但要研究，而且要努力奮鬥，熬過最艱苦的兩年。」  
「我們要研究中央宣言，不但要研究，而且要努力奮鬥，熬過最艱苦的兩年。」  
「我們要研究中央宣言，不但要研究，而且要努力奮鬥，熬過最艱苦的兩年。」  
「我們要研究中央宣言，不但要研究，而且要努力奮鬥，熬過最艱苦的兩年。」  
「我們要研究中央宣言，不但要研究，而且要努力奮鬥，熬過最艱苦的兩年。」

# 研究院黨風學習結束

現正進行整理筆記反省自己

【本市訊】中央研究院黨風學習，已告一段落。據悉：該院黨員已將學習筆記整理完畢，並開始反省自己。目前，全院黨員正加緊整理筆記，預計今年將有顯著增加。

# 延長開辦鄉選訓練班

新任區鄉文書同時受訓

【延長訊】延長縣政府，為開辦鄉選訓練班，特舉辦新任區鄉文書同時受訓。據悉：該班旨在提高新任區鄉文書的素質，使其在鄉選中發揮積極作用。目前，該班已開課，學員正積極參加學習。









我怎樣來到  
晉察冀邊區

班威廉

編者按：英人班威廉先生，係燕京大學物理系主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即離平輾轉到達晉察冀邊區。此文原載三月二十一日晉察冀日報。

[illegible]

「日美戰爭爆發後，你們前不能在二十分鐘內，就佔領了『林道奇君在門外大聲喊：『可以的！』你的手槍我也給你拿來了。『你打算怎麼用地？』我雖然長於使用架槍，但我記得從來沒有使過真的手槍，不過要是日本人的在校門口佈上砲，或者有什麼武裝警察在路上攔截我的話，我們會開槍的，麥也也都同意我們的冒險，而願意跟着我們一起，事前還可君已經佈置好了一部車子，於是我們一直坐上兩到轉門的那裏邊有什麼人，便還向大道拐過去，」站在轉門的一邊觀察，還照當地人用手向我們指揮了一下，當走到道路交叉的地方，警察放過一輛日本軍用車，在我們前頭隱匿去了，但我們用新速度撻過了牠，這時差一點沒有把行人道上的一個日本兵士給撞倒了。

經過我們預先吩咐，把狗都繫起來，如果牠們還叫的話，我們預先吩咐，把狗都繫起來，如果牠們還叫的話，

中途我們避過了險着武裝緊索的地方，但最後，我們現不能不在日本兵在那裏打靶的地方停下了。我們把車子丟在一邊，就在正在喧嚷的末日駿談之下，我們開始爬上丁山。我們的心，一齊都緊張着，但日本兵却是茫然的，因為他們那時還沒有聽着太平洋已經打起來的消息，等知道了日本的軍事動靜是如此的阻滯，回想我們出發時的緊張，反而感到一種歡娛。

經過一天功夫的往返奔波，我們和八路軍的游擊隊取得了聯繫。在九號到十號之間的午夜裏，我們在山裏，踩着跡稀少的小徑上，開始巡邏，一直到十號的早晨五點，才到了游擊隊的根據地。這中間在爬山的時候，我們感到困難，感到氣喘不過來，而每隔幾分鐘我們總要在石叢叢裏休息，子彈筒口裏吐着不是白煙，就是黑煙。

那把頭，他們的喉管扼住。這一路，我們需要爬過很多坡了，我們若不這樣，我們的腳步聲便會驚動了所有的狗，而把我們的目標暴露給敵人。我們動身了，攀翻上一個個陡坡的時候，我們果然聽見了「嗚嗚」的狗叫聲，但就是狗叫一聲，就不再聽見了。因此我們那老百姓一聽見狗叫，一馬上把牠的喉管扼住了。我們想這些老百姓的過去，實在的，若是萬一敵人被我們驚醒過來，我們的掩護部隊的機關槍也早已向着他們的砲樓上架好了。

這一夜我們在一個前一天剛被敵人燒過的村子住下，躺下了一夜，倒還睡得舒服，吃了幾天來的疲勞，也大致恢復得休息一下了。第二天早上兩點，吃了一頓飯，吃完又睡了差不多兩個鐘頭，五點才又動身。黃昏前，又過了一叢村鎮，

爬，拼命地奔。到游擊隊根據地的那天早上，我們舉生第一次地嘗到了「熱炕」的滋味，和五個個疲憊了的士兵，就在這一炕上睡下了。到吃飯的時候，又嘗到了新鮮的小米粥，但卻也在和在北不吃燒餅的一樣的可口，可是我們還不能在這裏待得太長。下午五點，我們重又出發，在漆黑的夜裏，我們穿過了好幾個村莊，悄悄地向只怕老百姓看見了我們，半夜過後，我們還走了差不多五十里路，最後才又到了一个村莊，我們進了一所院子，或老百姓想出一個地方休息一下，但卻把全村的人都驚起來了，壯丁們都爬上了山，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兵兵來了，我們因此怕日本兵真的會來，而不得不隨時提防防，也只好草草地睡了一張涼炕上，睡了一小會兒，怎奈着也不舒服。十一號，便到達了另一個八路軍的防地。第二天早八點，只有最後的一頓飯，再準備出發，這次乘××的根據地，走了五十里了，但因為實在太疲倦，我們於是計劃着分兩天走，在元旦日到達。可是司令部派來歡迎我們的兩位同志走了，太好了，我們不得不不要在天之內把這五十里走完。我們現在在一九四一年的除夕到達了××司令部。我們既疲倦又餓，再加上司令部給我們預備的飯食，簡直太豐富了，於是過去這三個禮拜所夢想不到。結果每個人都吃得過飽，而至於第二天都得了四個禮拜，在這裏我們得着不少關於黨大在我們離開了以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據說日本人不允許我們走十分鐘之內便從「門」進去了。我們不允許一粒麥芽。因為我們帶來的女兵，那不合國

的早晨，我們才又出發，中間經過好幾個全部燒光了的村莊，那給我們一個鮮明的敵人殘性的例證。第二天我們在山上找到了一個老百姓，在那裏我們打聽到二十六號，整整兩個禮拜，每天我們好行着十二號住臨時都可以拔足就走。老百姓却跑了三次，因為他們聽說敵人從附近幾個村莊裏經過，有一次聽說敵人已經到了村口，於是我們也跑着躲起來，結果却沒有。在這兩個禮拜裏，我們大部分都躲了米和橡果，不過那家老百姓待我們太好了，他每次都要跑到集上去帶些白菜和牛肉回來，給我們吃，這樣一直住到十二月二十五號，好消息來了，小路軍備要護送我們過敵人的封鎖線到××的八路軍司令部去。二十六日我們過了一條距離敵人的堡壘只有三百

司令部給我們做了棉軍服，林過可幫司令部的人做了些應用方面的工作，我則是給他們無後電學接講一些理論的東西；因為我的工作先完，所以我們夫婦便先來了到軍區的途中，經過一道敵人的封鎖線，還要翻一個大山，前後差不多九十里路的樣子，我們從頭一天的上午一點半，一直走到次日上午的一點半。道路上山差不多我們每走一站，都有歡迎者在接我們，他們唱歌，和舉行法西國斯大會。從××司令部到軍區，事實上只是五天的路程，但我們却走了差不多四個禮拜，因此路上每個有意義的地方，我們全到了。在一分區，我們住了五天，我們看了兩次話劇，他們熟練的技巧，簡直叫我們驚奇。在聯大與分區之間，我們走了三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裏，我們全

來進的封鎖線，但他們都睡著了。那一天我們從早七點一直走到晚十一點，差不多全都被攔住了。二十七號的早七點，我們開始出發，爬過了一個和××山同樣高度的峯尖，下來時差不多是用了一個半鐘頭的時間，林適吾君的鬍子上掛着條約摸三吋長的冰溜，天氣是特別的冷，我的一隻舊鞋的後跟，又現了一個泡，一直到下午四點，我的才媽才從後方找到了一週宿處，第二天要過一條更危險的封鎖線，一早便爬起來了。當過過的時候，我們遠遠地望見一個山嶺，我們前進不到半里路的一箇片莊還在冒着煙，我們理會到內蒙是敵人腳到過了的。我們趕快趕，過過了封鎖線，還停一箇村莊，還不休息，當走到一個小村子的附近時，馬白兒又都以爲我們是日本兵，嚇得要跑，因爲昨

觀了軍分區醫院，白求恩大夫紀念醫院，衛生學校和專科書院。聯大文工團還演出丁果戈理的「巡按」，在這環境裏，這一切的教育與衛生的設備，只有「兩眼賊」奇，叫我們不知說什麼好。在工礦局我們住了二天，我們對於他們所做的工作，我們感到異樣的興奮。同時我們想，將來新中國的建設，已經由今天中國的青年科學家們，敵人的移方下基礎了。當我們在溫斯的時候，我們和烈士紀念塔的建立者，關於在這裏要建設一所新的醫院的計劃，談得很久。在抗大，我們參觀了陸軍中學和大學部，抗大各國也給了我們以很多的熱烈招待。我對這些科學教育計劃，非常感到興趣，同時我還希望能和他們合作，在抗大的工作上有所改進。

夜葬

魯  
燕

二、體在短促的幾年當中，中國近代的政治的改革，從舊的封建制度到最近行的民主，從婦女奴役到兩性平權，從文盲到普及教育。而更難能可貴的，還是一切更都在敵後，在敵人經常來破壞的股股下，勝利地完成的。邊區的事業，是將要在未來的上下古今的歷史中，形成一件幾乎令人難以相信的革命奇蹟。

(冷譯)

夜葬

●

魯藺

我們的兄弟死了  
我們抬着他  
記不清甚麼村子  
也記不清甚麼時間

「哦，不要緊，就是那個神祕的土地，那些戰鬥的日子，我們把他放下去放下去。」

「挖得太淺吧？」

「掘得深一些，把他深深地埋住。」

「恰好有月亮。」

我們的隊伍走不動了  
我們還來得及趕上  
好好地勸手  
不要把石頭也掉下  
敲得棺蓋亂響  
不要叫我們的兄弟  
睡得不舒服  
他，睡得那麼甜  
一個勇敢的人  
勇敢的戰死

沒有墓碑怎麼辦  
不要緊  
這裏正好一棵大樹  
就在樹樑上刻下他的名字  
樹呵，不要被狂風吹倒  
吹不倒的  
有勇敢的人在牠的旁邊  
今夜，一點風也沒有

月光那麼靜  
照着兄弟的墓土  
一切都好了  
我們走呀  
趁着前面還有步伐的聲響  
慢一點，站好  
給我們的兄弟最後敬禮  
於是，我們都舉起了手

一九四一、十一、二〇歲

讀「油船」德賓特「號

卷之六

在那一個推進機「摩托船」的時代，因爲調查的工作進行得不好，沒有達到照設計數額達到的「一千四百匹馬力」，只達到「一千匹馬力」（另一隻油船「加馬利號」，由於巴後夫擔任調整工作，却達到了「一千三百八十四匹馬力」，後來成爲「德賓特」號）的成功事實。於是，「羅賓斯頓」號，就產生了很大的印象。我在油船上航行着，記着日子，後來回到莫斯科，寫了油船「德賓特」號。

作者是很完滿的寫出了他所要寫的東西。如巴後夫這新人物的風貌，因酗酒而被開除革職而轉入監獄的轉變，都被作者深刻的筆觸描繪而出現在我的眼前。

派到這支油船上來的船長，是一個優柔寡斷、頭腦守舊的老人；他援助手賈文基子；所有的新員，都是從各處調來的「烏合之徒」。誰都想逃跑，彼此互相抱怨和敵視，連青年團員和船委會的主席都動搖了。羅傑本是樂觀，對船主一切都不是非常糟糕。一個月並不多多少少了將近五十萬噸的貨。

巴傑夫是這船上的「主任技師」（雖然巴傑夫到貨船上來是不公平的），他問吉

關於巴傑夫是更值得我們深深思索的：他與那些「萎靡不振的無能的」，故意想出一種些微的界限好掩飾自己的「無力」人們，與「利用着陳腐的過時的標槓和不正確的科學」，「嚷着假想的危險，狂憤地掩護着自己的安寧」的感老現象作鬥爭間，「改弦方法的一切企圖，都碰了釘子」；最後，「他便迫離開到了設計的馬力，就因為這，他被迫離開工廠了。」被派到「倒霧的德賓特號」去。

這個受同志的誤解，環境的壓制而正臨

行。終於完成了光榮的斯太哈諾夫航行。

關於這書的產生，作者克雷莫夫在自傳裏說道：

「我甚至心滿意足了，半醉，對於雜事，就因為勉強，就值得推辭嗎？」真的，他「心滿意足」地「克服了失望」，懷着勝利的預期，到更艱苦的崗位上去，畢竟完成了一件新的偉大的事業。

這原因，是由於「他在工作上所具有的那種永久的鎮靜與光明磊落的心境」。他明白：「要使人相信自己的正直，需要很

父子倆 (續完)

孔 厥

就有人只揭了一盤熟兒地的肉。他們是老媽媽吃呢！你們好一絲兒一絲兒來吧！你們好一些人却都是揭了第一碗的！「我想：『我是黨員，自然更……』」我說：『可是我把乾乾臘肉的蔥給……』他整：『你看，就跟這油條一樣的一，把它挑挑呀！』我解不開他整：『給這大隊長去，加加油吧！』大隊長笑着搖了搖頭：『有些還頗可憐不釋了。』

揭了沿川各個縣鄉在這機一下去，可憤啊！不能坐個整，除了去，誰，不但從安堡安堡到延安，再跑到甘谷縣延長，一路直驅到黃河邊去！這幾年百景棍搖的一道人整，準有千百萬赤腳的牛兒在趕着千萬萬黃棕棕的牛兒在白閃閃的地上來去，去揭，後來就把白閃閃的活地地整個的變成黑棕棕的活地了，再後來一層，再後來一講話了，他很起勁的說：『三天過去，兩天去，三個人務完成够明暗了，明兒們要到二十里舖去揭，今晚上人家在洋乾草裏慰勞我們，學生演戲，鄉上鎮上請我們吃好的，末了還發給子戲呢！』我喜得趕忙跑回請小隊來報訊，可怪了，混亂裏頭頭小隊丟了兩隻牛了，人也都不見了，一個就是我大，都不曉哪去了！我四面去找，遇

的！」區宣傳說：「實在勸  
不轉誰誰，反正跟他們先  
說開，誰怕誰？」及到了三廟才  
得回，猶大廟小畜勞動力牛  
力！」我愁，哦，這倒真是  
好辦法！我就同來跟大家傳  
播嗎！大說：「不是三天傳  
播嗎！」我說：「不錯！就  
是三廟任務！」他哭喪着臉  
兒去除了！

第二，三廟任務！

第二天，我的好大爺也來  
了，他同我同到三廟，

一伸臂，再後來一開花，它  
起來，說：「這道全是粉紅  
了，多美，多美！」一到秋  
了，「紅草綠葉黑穗穗！」跟  
磨谷一個時候，真是遇極  
早秋，就趕得上這些人家的  
吃喝，好不快活！

可是各事發生了！

紅日頭攔到延安城牆上的  
時候；大夥兒人都沒個揭  
出了，分糧的地盤揭光了，  
三廟的牛馬都牽去了呢，

出來，告訴我說是有兩個  
人趕着牛兒進去了，正是我  
們從家裏出來的那條狗，我  
明白他們是開了小差子！我  
就待溝裏拚命追（追），天  
將黑了，我在溝裏跌了幾次  
，直攆了好遠才依稀見有兩  
個人連連打着牛屁股跑回村  
直回，我叫他們，他們却不  
應，只一股勁飛跑。攆近了

父子倆  
(續完)

孔  
厥

與事件的新變化的正副及刪補，現愈與內容的藝術技巧的優越的。

內容的類似的事件，也曾有我們周圍發生過和發生着。而我們中的一些同志，還強得什麼顛倒呵！或者硬把集體看做損毀才能的廢物，而悲觀失望，或者把自己看做行佛佛道者的自我犧牲，而感到寂寞。

西。」（第四卷一卷五）鐵窗內來不通的地舉取「藝術形式」，這大概是不通的事吧？比如：我們是驚歎於托氏心理描寫之深的，但，我們若吸取了他這種觀察、描寫十九世紀的貧民生活的方法，來欺寫新的人物與事件，是會生面的吧？

因此，我又想到：過去一部份作品的失敗。我又想到：過去一部份作品的失

瘋潮。後者往往還被人們認為是肯定人物，二者都表現了個人與集體的矛盾。對於現實生活的了解，都是歪曲的不正確

這書，尤其使我呼吸到一種新鮮的氣息。因為，一年多以來，在提高「藝術水準」的目的下，我差不多把全部時間，花在說「古典作品」上，然而，在這一方面的情形是很壞的：爲「安娜」的命運而波動；咀嚼着：「愛情消失」的地方，那兒既生「長夜恨」之類的發自：品評渾渾淪淪者和

收，除開「立場」問題之外，還有下面個原因：由於我們受了果戈理，契柯夫等人很深的感染，也就是說受了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很大的薰陶，以致那種觀察與題材的角度，文章的風格，作者對事物的態度等，對於今天所欲表達的主題和政治傾向，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這大概可以作爲：爲什麼作品與作者主觀願望相違的原因之一吧。

因此，我覺得：我們今天用更多的力量來研究蘇聯的作品，是十分必要的。我國寒楊思仲同志這樣的意見：「蘇聯的作品

卡列寧底情感頗與庸俗；試一問其，往住是做了『古典作品』的伴廝的。我們其所以對光澤着浪漫或憂鬱情調的法國短篇小說幾好不置，與其說是因為它底藝術價值，不如說是因為書中所表達的感情、趣味，正合乎我們底胃口的原故。諸如此類的作品，往往成了我們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迷途所的。

撇開以上所說的偏向不談，在古典著作

不，不僅教導我們以正確的意識，而且確的觀察方法，而且教導我們以表現新的內容的新的技巧，而且，因為這新的技巧是以過去的藝術經驗為基礎，是接受了過去豐富遺產的結果，因而在使我們明白如何吸收遺產的問題上，也有特殊的意義。

二十多年來的蘇聯創作的經驗對於我們是直接的範例，是不應該有絲毫忽視我們的。』（七月四日本報）

我大！我氣得握緊了拳頭，衝上去了把他們逼住了，我問他們幹嗎逃跑，那第一個是我們村子裏有名的優民，他直着眼睛惡惡的對我大望，我邊罵邊攔腰的對我的架旁邊歪落頭，細繩子又拖下了，他掙看了我一下，眼光又落在地上，說：「幹嗎跑，任務完成了！」我說：「村？你屁嘛，親骨肉也幫得了什麼！」我氣得肺都炸破了，我大聲說：「你們底走不走！」他說：「一槍崩我，我也不去了！」我再也按捺不住，兩手拿起他的架來，舉在右面肩上，我使得渾身使勁，鐵蹄尖兒對準他胸口就一下子脫手打過去

所以我说，鉅額的，個家庭，大夥兒吃餅，也不好意思吃饅，大夥兒饅，也一定不會讓你吃饅，只要大家努力，互相幫助，顯得好些，保得好些，於家都有饅吃！！」他講着，大隊長，就上台說：「在有一個小隊提唱，他頗多揭一天，明兒早起

誰跟你說的？你已經揚揚三  
埠了！」他忽地丟了筆，苦  
著臉兒喊道：「那要怎樣才  
算完成呢？地都朝人家揚盡  
了！天哪！咱們自己葬埋一  
滴不要緊，饒死罷！」我想  
我不清楚甚麼光景啊！看看  
他那頑固兒我不得由得怒氣  
沖天了，我說：「不用多講  
，走！」他却索性坐在地上  
那時我實在是氣昏了。才  
作了那樣的事。  
斷得他避開了，鐸兒就一  
尺多深沒在土坡裏了。  
我們笑了！又經過一番鬥爭  
，他才一同回到鎮上了。  
天已經漆黑，可是我們走  
進洋教堂，眼睛就被青白的  
汽燈光耀得睜不開了，一會  
以有十個學生回去，要  
去的可以舉手！」我立  
頭去望我大，我看見他  
又發好了，臉上是一副  
，像笑笑不傻笑的神氣，  
望我，又望望大夥兒，  
明很心活，却又不好意思  
手。好一會兒過去了，  
長笑著說：「怎麼沒有  
手呢？大家客氣？那我

歇下了。我說：「走呀！」他嘆氣說：「唉，三兄……」

「我說：『什麼兒不見！你走不走？』他雙手對廳上一拍，說：『咱給人家揭揭，熬得腿都直不起了，還要怎樣！』我氣壞了！我爹小隊長！人家還在等！天天黑下來了！我又氣又急，他却說：『好兒子哩！古話說得

後，才看見我們大隊的人已經一排排的坐在前面，後面是本鎮男女老少和一堆戴軍帽的學生。好多的人頭，足有一把小米數兒！遠遠的，臺台上是滿堂玫瑰紅的繡布，臺布前面是戴眼鏡的區宜停在講話。我們排着長隊長們接待到前面去坐定了，我說見區宜說：「……我們

換個方式，明天願意獻手，願意回去的不舉」轟的一聲好多手舉起，接着又有許多手舉起，我又回頭去望光大，樣呢？

他遲疑的望着大夥兒，起了手——

他的手也慢慢的舉